



莲升的门

连 李 / 著

白天，他是金牌设计师，颇负盛名；午夜时分，他则蜕变成另一个身份……

白日里那些他无法企及的能量在凌晨时刻里迸发开来，
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你站在舞台上，你站在舞台上。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莲升的门

连李一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莲升的门 / 连李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08-3269-7

I. ①莲…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1160 号

莲升的门

作 者	连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5
字 数	10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69-7
定 价	35.00 元

哈姆莱特

嘈杂的人声已经安静。
我走上舞台，倚在门边，
通过远方传来的回声
倾听此生将发生的事件。

一千架观剧望远镜
用夜的昏暗瞄准了我。
我的圣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苦杯把我绕过。

我爱你执拗的意旨，
我同意把这个角色扮演。
但现在上演的是另一出戏，
这次我求你把我豁免。

可是场次早就有了安排，
终局的到来无可拦阻。
我孤独，伪善淹没了一切。
活在世，岂能比田间漫步。

作者 / (俄) 帕斯捷尔纳克

自序

写完之后拿给一个好朋友看，几天之后她回复我，“你还是没逃开你自己”。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

格雷厄姆·格林有句话“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这句话被无数写字人引用过上千遍。自然，人就好比一棵树，越成长便越接近阳光和不朽，它住在光线里的时候，开出绿叶结着花果，是一节高贵的木头，但是如果它生病，除了它自己，没人能闻得见它体内的腐朽，它低一低头，就看得见所有的过去；如果它的根从一开始就是坏的，它便会夭折，或永生遭受病害的侵蚀直至死去。

这些都是无法逃避和试图隐瞒的。

尽管如此，“莲升”这个人物却是全新的，脱离我本身本能存在的，我与他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隶属于同一种根基。

1996年，还在家乡读中学的我亲历了一件事：那时候我经常与自己暗暗喜欢的男生一起，与一个维吾尔族男孩（暂且称他为小H吧），结伴去一个live bar听歌，我们是那个bar最年轻的客人，买最便宜的啤酒在最前排的板凳上一直坐到打烊。

维吾尔族男孩小 H 爱摇滚，口吃，唱起歌来声音清冽又绝望，和女孩子说话会脸红。五官长得一团和气，但我见到他的每个时刻他都涂着夸张的黑色眼线。我从他那儿第一次知道了布朗列侬、山羊皮，爱上了甲壳虫、Death 和性手枪身后浓墨重彩的人生，后来和喜欢的男生分开，也再也没有见过小 H。

很多个日子之后的某一天，我梦见了小 H，梦里他在空旷的舞台上大声讲话，让音乐骑行于整片光亮之中。

他说了很多话，一点也没有口吃。

醒了之后我忽然很想小 H，便拨通了他的电话。

是他妈妈接的，我说找小 H。

那边停顿了一会儿，问我是谁。我愣了一愣，知道有事发生。

“他不在了，前天刚刚走的。”小 H 的妈妈在电话那端终于大声悲泣。

我知道由于小 H 远离人群和自己相处，关注他的人常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他的离开，使得在那之后每一个来自于对他的问候都变成对他母亲的反复重伤。

听朋友说，他是自杀离开。还是有起因的：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当全体同学问小 H 的课外辅导费为什么一直没有交，有什么原因。小 H 说下课回家取，但他再没有返回学校。当天晚上妈妈回到家，小 H 躺在血泊里，啤酒瓶碎了满地，右手腕被切至骨头。

小 H 是左撇子。

在那一刻他一定用尽了体内积蓄的所有力量。

一年之后我和前男友再次坐在那个 live bar 里，仍旧相对无言。

我们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小 H 而破灭的，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小 H 在我们尚且对人生拥有完整期待的年纪时将我们的心撕开了第一个裂口，之后它长成重重的疤。小 H 手腕上的疤仿佛也切在我们的身体上，形式上它没过多久就愈合了，但心底里一潮湿就会复发、发炎糜烂。

它随着我们的成长越长越大，越长越难看，你越要掩盖它越要给你疼痛。

我们都曾与小 H 如此亲近，却从未发现他隐藏在内心的敌人；我们不懂小 H，而他的离开让我们更加不懂自己。只是有一点是我可以肯定的。曾经在黑暗里流泪的人，都因为专注绝望而无法慰藉自己的痛处，于是越来越痛。

莲升显然是在这样的黑洞中的，我试图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我亦是全然陌生的人，他和他的经历被赋予的命题是我也触碰不及，心怀敬畏的。

故事以莲升从小历经的生活和一次死亡经验为其命运的明线根源，他谨慎地跟随着自己的故事；他相信自己清醒地看待自己的父亲及其的离开，理解并理性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经营着自己游刃有余能做好的事业，相信自己能够正确把控自己的所有意愿。

但是，当一个人身陷人格的图圈，他的“心想事成”，就会成为更糟糕的灾难。但与其说他是被撕裂的，不如说他本身就是分裂的。

我们常常执着于同一种执念，通过自己的感受来确定对自己

重要的东西。但很可能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不真实的，痛苦便由此而生。很多人及时回头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之后，便能回归本心，比如在做噩梦时，如果知道自己在做梦，那么虽然梦境尚未停止，但是梦里的恐惧和痛苦会消失。

但更多人凭借其能力和勇气执意向前，走向更深的毁灭。

莲升显然并未真正接近自己，接近自己生命的本意。他一直试图理解祖父的死亡，将亲见的死亡场面看作“伟大的死亡场面”，并逐渐落入生死因果的怪圈。莲升显然止步并满足于自己对梦境的误读，从而来完整他其实可能意识到的，四分五裂的本我；因为父亲的缘故，莲升从小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也许从那个时候，自己就同父亲一起住进了笼子，它拥有蔓延的、完全令人迷惑而又矛盾的力量，预示着强有力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即便你获得了快乐，你也不能享有它，因为你看不见这是你的经历”。

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分析的那样，“根据我广泛的经验，所有后来发展成神经症患者的人，他们的父母在其心理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

显而易见，莲升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神经症患者——这才是这本小说真正要关注、要表达的内核所在。莲升与小H本是一类人，他们的自我通过社会文化的滋养而富足，但是他们的本我俨然因着各种原因成为又乱又窄的、令人感到悲伤的住所，自然是要把门关起来的。他们不透光地、坚韧地生活在自己的“门”里，不为外界所动。因此那些本应滋养人性，牵动光明的文化形式，只

要走进他们的门，便恰恰成为其借助于毁灭自己的工具。

很多心理学家在探讨人与自我相处的问题上都会讲梦，梦中的感情内容则是一切的根源。弗洛伊德认为“人在梦中得到满足的欲望，往往不是现在的欲望，它们更可能是过去的，被抛弃的，受掩盖的或遭到压抑的欲望”。就像是《奥德赛》中的那些幽灵，一喝到鲜血就会苏醒过来。莲升在偶然的梦境中，遇见了自己的另一种人格，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个自己，因为那是一个他残缺的本性所能接受的，一直暗中追随的，退隐于自我之后的真正的自己。他之所以开始执念于死，并亲手执行他人的死亡，将此看作对他人的救赎，并不是他自己认知的“人生的新的方向”，而是混沌地借助梦境来迎合、实现自己的欲望。这是神经症患者典型的分裂表象——一面维护着自己生活中正常的秩序，表现出幸福感来适应社会群体，一面自我挣扎，为自己的怀疑、恐惧、虚无寻找出口。

“他因为褪去作为一个人的身份，而成功地退隐。这种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我，是不必看见自我为他人所见。”

“我们把生命造成黑暗狭小的笼子，却又把它当作整个宇宙。由于我们被关在这个笼子中，也许很少有人能够触碰到另一个真实面。”在小说中，我特别在莲升的独白中引用了这句话，用来刻画莲升病态而沉重的自身体验的误读，他如此聪敏，早已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笼子”里，甚至清楚自己随着父亲一起关了进去。他想终止自身的灾难，却通过“接近真理”的方式走入更黑暗的

黑洞。——“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以惊人的淡然接受着自己的变身生活，因为他不快乐的生活终于有了真正“全新”的改变方向。他的文化能力使其有足够的心智认知自己的感觉，他将其看作为开启自己另一扇门的钥匙，无论那扇门里的自己是怎样的，都不会使他自己吃惊。他意识到了那些个活脱脱的自己，越来越无所畏惧，白日里自己无法企及的能量都在凌晨那些时分迸发开来。而那些在梦里出现的将死之灵魂及其之经历，却也使得自己对人性的认知更为完整。”

“我将自己执导这些戏，它们都不必和无能的现实纠葛，神采奕奕地存在于另一种更加真实的时空里。”

“世界有多可怕，这空间就显得有多珍贵，空间越华丽，绝望亦就越完整。

但无论人们怎么欺瞒自己，也无法真的通过这些空间通向真正纯净的领域，真正成就谁的幸福，而自己的梦，却可以引领生命到达常人无法企及的荣耀。”

卡伦·荷妮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说：“正常人，尽管也有他的文化中所产生出来的恐惧和防御，一般仍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享受生活提供给他们的一切乐趣。正常人能够充分利用他的文化赋予他的一切机会。换一个说法就是，他遭受的只是他的文化中不可避免的那些痛苦，他不会无事生非。与正常人相反，神经症患者遭受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痛苦，他始终得为他的防御付出额外的代价，因而在生机和扩展性上受到阻碍，或者

更为具体地讲，在建功立业、享受生活方面受到阻碍……”

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都很努力，文字始终在尝试一种经典的姿态。这个姿态向真善美作揖，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认为它破格而荒谬。

它们一面掩藏自己的真心，一面希望被人意外发现而获得认可和尊重。就像我此刻的心境。但无论怎样，莲升及他所代表的神经症群体都需要被关注，他们随处可见，很可能就是你的亲人、爱人或你关心的朋友，他们或许伤害过你，曾经也被你依赖；他们说不定很杰出，在某种领域做出了让你钦美的成绩；他们或许正在给予你需要的：金钱、爱、相处……但永远不要因为这些，就不敢评判、帮助他们，不要因为他们可能看起来的强大，而在内心远离他。

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得学会辨识他们。

我愿有人看见我为这些做出的努力，尽管这努力之中有着许多我所参考的真相，可它们总不至于比真相更精彩。回头看看自己写的故事，我反而开始相信很多传奇都是真相，反过来，很多平常都是荒唐，这就是命运，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停改变的只是我们看待命运的态度。

《莲升的门》是一部纯粹的后现代心理小说，短短几万字，并不集中表达某种人格或命运，只是想说，总是有人，他就在那个时代，但是与时代无关。

莲升 001

Opus One IT Darnagi 008

顾琴琴 015

行长夫人的手机 068

疯子不朽 077

更完美的鸟笼 086

真正拉开的大幕 096

被锁住的方向 102

冷冷的手 115

旁观者的宽恕 125

莲升的门 149

莲 升

星期二 早上7点，闹钟响。

莲升在睁眼的同时坐起身。

洗漱，整理床铺，换衣服。周二的黄色方格领结放在衣橱第三排第二个格挡。

站在镜子前打领结，他瞥见镜子的深处有青色的晨光抚着床角，木柜上的向阳花有一丛格外亮。

八卦山三合院微热山丘市集三段偏北朝向，市集从上午8点开到晚上8点。进入市集前，每个人都会被免费赠送一块微热山丘凤梨酥和一碗热茶，而老板娘多半只是和气地招呼，“进来喝杯茶”。

虽然他从未走进过。

他常是每天9点的第一波客人，有时候他没有零钱，老板娘也会大方和善地塞给他两袋。他听见店员都叫她“阿姐”。

从八卦山开车去市区的公司只有3.1公里，可他喜欢走19号省道，在中山路下车买一份三分熟的便利牛排。牛排店的生意一直不好，吃过的人总觉得它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偏偏莲升很喜欢，

他觉得，那像是腐烂的肉桂，是童年时闻过的祖父身上的味道。

莲升的祖父在莲升9岁的时候出家于大佛寺。莲升记得，那是个非常疼他的人，脸庞明亮，圆润丰满，随时都会开颜而笑，和父亲完全不一样。

祖父出家后的一年多里，祖母日日以泪洗面，但最终接受了现实。每周五，她都会带着小莲升去大佛寺，风雨无阻。大佛寺兴建于1956年，本是由民间信徒发起兴建，在八七水难中，彰化灾情严重，大佛寺被迫需修建。接受了各界捐款重建，并在之后不断复修建立佛殿和塔楼的大佛寺，终于变成了信徒中闻名遐迩的神圣之地。

庄严肃穆的三十二尊石雕观音就竖立在通道两旁，法相庄严的释迦牟尼像是庇佑众生般地端坐高堂。

祖父依旧很随和，看见莲升就摸摸他的头，说莲升又长高了。然后把自己的长袍套在小莲升身上。

祖父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时候的莲升就这么认为。

莲升记得那时候自己常召集小伙伴们去大佛寺偷偷看祖父，模仿祖父开示佛法、传授灌顶。

后来有一天，祖父突然病倒了，显然，重到随时都会死亡。莲升清楚地记得，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午时，雨水的腥气也盖不住死亡的臭味。

祖父横躺在靠窗的床上，整座寺庙弥漫着浓烈的死亡气息。然而，莲升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尽管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死亡。

他走进那个房间，坐在祖父的身旁。祖父已经不能说话了，曾经圆润的脸变得干瘪而枯萎，让他难以辨认。他明白，祖父就要离他而去。他再也不会看见他了，即便他来这个寺庙里，也不会有人为他披上长袍，看着他微笑。

莲升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悲伤和孤独袭来。祖母握着他冰凉的小手，用她更加冰凉的手。

祖父死得很辛苦，随时听得到他极力挣扎的呼吸声。莲升似乎闻得出他的肉体正在腐坏的、阴沉的气息。整个寺庙的注意力都在祖父身上，除了不断拍打在房檐、树叶和鹅卵石上的雨声，便只剩下他的呼吸声。

那是个异常冗长的时刻，虽然莲升不知道那到底用了多久。

大佛寺的师傅一直守在祖父的身边，他一只手拉着祖父的手，另一只手滚滑着佛珠，诵念经咒。

死亡的冗长折磨了祖父很久，但莲升看得出祖父内心的平静，他的颜面已然枯萎却有着难以掩饰的满足和信心。莲升无法解释他所感受到的，他只是确定它们的存在，就像是某种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他确定就是它们使得祖父看起来对死毫不畏惧，却又并不草率、幼稚、自满地对待自己的死。

那天夜里，莲升和祖母住在寺庙里。他睁大眼睛看着酥油灯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其他人已相继入睡，只有莲升和祖母彻夜难眠。

11 岁的莲升躺在那里，想着自己的生和死，泪流满面。

此后的很多年，祖父死去的场景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梦中的祖父在病榻上，但却不是在寺庙里，而是在一栋老房子里，这栋房子的玻璃窗极其简易和破烂，不管从里往外还是从外往里看去，都只能看见绝望，黏合剂已经老化得皴裂突起，其中一部分已经不知去向，留下丑陋劣质的原木。梦里的声音清晰，一切尽在耳边：屋内地板吱吱嘎嘎的声音，床发出的刺耳的因干燥产生的断裂的啪啪声。这显然不是一间适合居住的房间。床上的祖父安静地躺在那里，如同死去一般，也许已经死了，莲升不敢去确认，他一直站在十米开外，或者在屋子里自由活动，从未靠近祖父的床边。他不确认自己是否是这场景中的一部分，他无法给自己任何提示。

梦的最后往往相安无事，祖父一直安静地躺在床上。而莲升以飞的形式离开这间屋子，他既不会撞到什么，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然他最后会重重地跌落下来，重重地跌落却总是可以接住自己，而使他跌落下来的那个重力也失去了作用，他不再下坠而是轻轻地飞翔，历见美妙绝伦的风景。直到清晨回归在自己的床上。

莲升的梦

我辗转在一个不知名的侧楼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侧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外面有一棵沧桑的李子树，它的树

枝一直伸到窗子的近旁。

有猫在尖叫，有女人在洗澡。左墙角的木板有两块松落了很久，露出罅隙，一束诡异的月光硬生生地透过蒙尘的楼板弥散在桌面，抑或是一座石台上。我没有斜眼没有驻足，只是维持着细碎的步子轻轻地走，不停地走，侧楼只有两层，而我似乎走了很久仍然没有尽头。月光是黯淡的，我的步子没有错落。

一个小女生，稀疏但精致的眉眼，蹲在一个角落呢喃着。她是在对我说着什么的，我告诉自己，坚信不已。但是剧情这样老套，在我走近她的一瞬间，就发现角落里空空如也。猫也停止尖叫，也再没有懒散的女人拖拉着脚跟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侧楼突然就成为一座迷宫，任凭我怎样走，都会回到起点。我深邃的恐惧开始蔓延，一如预料之中的狭小龌龊，局促不安。我在这样熟悉不过的恐惧中开始新一轮的绝望，不知道梦何时会醒，会不会有人把我从梦中唤醒。

我没有尖叫，更没有失声痛哭，像任何以往一样承受着这样一场不知名的骗局，不甘心因为有旁人的援助而落得愚蠢的声名。对的，或许我是可以逃离的，或许是有个人能够出现的，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期望，他便不会出现。一如我往往放纵自己在一场梦中，从悬崖上纵身跃下，只因为知道自己并不会死去。利用一场充满苦难的梦境对自己下手，至少彼时彼刻，是一种超脱。

我想，如果我争取，或许是会上演一出美妙绝伦的喜剧或者悲剧，至少不会让作为旁者的自己无聊失望。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我就是侧楼间默默行走的旁者而已。